



散文·自然物语

南窗对月又蛩鸣

□张 乐

又听见蛩鸣了。似乎在一夜之间，突然响起了它们的吟唱。一声声地，在寂静的夜，蘸着星光和明月，此起彼伏，于此渐凉秋日，演奏着所有的宁谧。

小时候听到蛩蛩声，总忍不住放下功课猫着腰到乱石草中去寻觅。听老人们讲，有个勤劳善良的农家媳妇，整年忙着给人家纺线织布做衣裳，自己却穷得穿不上棉衣，吃不上饱饭。有年冬天特别寒冷，那媳妇冻饿而死。其死后虽然变成了一种能蹦善跳的虫儿，但仍挂念着穷人的穿衣防寒之事，所以每年从立秋之夜起就大声鸣叫，意在提醒和催促人们寒天将至，赶紧准备过冬的棉衣。乡人称其为“寒蛩”，又叫“促织”，也就是当今所说的蟋蟀。旧时穷人对蟋蟀的鸣叫相当敏感。故乡就有谚曰：“寒蛩叫一声，穷人心里惊。棉衣尚未做，如何能过冬！”

虽然民间传说过于淳朴天真，但蟋蟀应候而鸣则是事实，《诗经》里“七月在野，八月在

宇，九月在户，十月蟋蟀入我床下”的诗句，当是其最恰切的描述。正因其声音急促而凄切，清秋之夜听起来如泣如诉，似唱似吟，既曾令古代的文人墨客伤时感物，亦曾唤起过游子们的乡愁，从而写下了大量诗篇。诸如：“昨夜寒蛩不住鸣，惊回千里梦”（岳飞《小重山》）。“促织声尖尖似针，更深刺着旅人心”（贾岛《客思》）。相比之下，说旧时为寒衣而发愁的穷苦人闻蛩声而警觉，听鸣唱而忧愁，则更加合情合理。孟浩然就曾写过“促织惊寒女，秋风感长年”的《题壁》诗句。当然，这一切皆不过是人自多情而已。

后来年岁渐长，求学的生涯辗转漂泊，也渐渐淡漠了年少心情。季节转换，时间轮回，而岁月不再，光阴无驻。如今在初秋的夜晚里，当为生存奔波而力不从心，或为追寻理想而时运不济时，猛然闻听蛩鸣来袭，便惊“心绪逢摇落，秋声不可闻”，如大梦初醒一样觉悟到韶华已逝。《诗经》里有“蟋蟀在堂，岁聿云莫”的句子，意思是当蟋蟀声响

起时，一年已接近尾声了。此情此景，更有了切身的体会和认识。人生在世，长河须臾，时间易逝，功业难成。也曾深深憧憬，也曾激情满怀，东突西撞之后，梦不知所至，情不知所以。只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拷问心灵，咀嚼懊恼，一任自己被时间的伤感淹没。

转念思之，“百忧感其心，万事劳其形”，到头亦是枉然。既然“力之所不及，智之所不能”，且闻蛩鸣唧唧，“何恨乎秋声”？平心静气，聆听蛩鸣，纵有抑扬顿挫，无分瓦釜黄钟。万物自有其运，一切顺其自然，不求宏大高远，但求力所能及。想到于此，万念释然。

此时此刻，夜深人静。夜色逐渐地将路灯一排排吞噬，女儿在身边香甜入眠，鼾声纤然可闻。心中顿起柔软，假如可以我能守尽清寒，愿意为她留下全部温暖。心情开始与蛩鸣共鸣，歌唱生命，享受生活。我心牵我手，在草虫的村落里散步。淡定，如《禅院钟声》；安详，如《春江花月》。



诗歌·滋味人生

窗外的花椒树

□李群涛

单位的办公楼是一栋四层的旧楼，据说建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，整栋楼显得破烂不堪，与周边的民居相比，像一个沦落的破落户。

我的办公楼就在一楼，楼的后边是一道近三米高的围墙，办公楼与围墙之间，就形成了一条不到一米的狭长过道。过道常年不见阳光，所以阴暗潮湿，每次打开窗户，扑鼻而来的是一股酸腐的臭味，伴随着的还有一群不知名的嗡嗡飞虫。我讨厌这间办公室，讨厌它的背光、讨厌它的破旧、讨厌它的潮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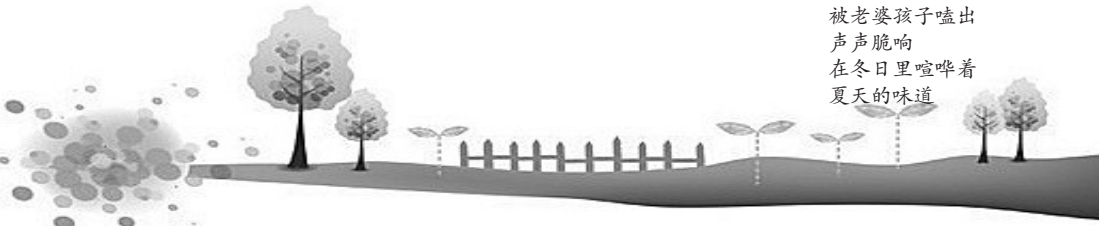
阴雨的一天，打开窗户，冷空气吹进办公室，不由打了个哆嗦。我皱皱眉头，急忙关窗户，就在一刹那，看见一抹绿色探头探脑地在窗户外边，似乎想要努力窥视室内的一切。我停止了关闭窗户的动作，发现这个潮湿阴暗狭长的过道里，不知啥时候长出一棵花椒树，它的叶子透明嫩绿，显得营养不良而又生机勃勃，像贫困地区的小女孩，单薄得让人心疼。嫩绿的叶子中间夹

杂着一簇簇白绿的小花，那是孕育花椒的地方。再看虬龙般的树干，点缀着一个个坚硬的花椒刺。一阵风吹过，枝叶摇曳，花儿瑟瑟，但树干岿然不动，显得孤傲而倔强。树叶和花儿似乎找到了依靠，摇摆之后又依偎在树干上，恢复了平静。

我不知道这棵花椒树是如何生长的，它不是人为种植的，是一棵野生花椒树。没有阳光的照耀、没有滋养的肥料、没有松软的土地，却顽强地活着。又一阵风吹过，树叶犹如少女的衣袂飘飘洒洒，小小碎花抖落一股股花椒芳香。

我想，这棵花椒树的根一定是充满活力的，里面流淌着让人沸腾的力量！要不，它哪里有如此娇艳的绿叶？哪里有如此浓郁的花香？我又仿佛看到了，丰收的金秋，火红火红的花椒在枝头摇晃。

我的眼眶有些湿润。没有阳光的花椒树尚且努力生长，我还有什么理由懒惰？旧楼也好，新居也罢，室雅岂在新旧？乡村也好，城市也行，心里有爱，哪里都能燃烧！



□马 军

生活于东汉时期的许慎一生除了写有《说文解字》《五经异义》《孝经孔氏古文说》，还给《淮南子》《汉书》《六韬》《楚辞》等书作注。当然，按照今天的分类法，许慎最重要的成就主要集中在经学和文字学上。

据史书记载，许慎“性淳笃”，年少的时候就博学经籍。比许慎小了很多，后来也成为一代通儒的马融对许慎非常推崇和敬佩。许慎被当时的人誉之为：“五经无双许叔重”。叔重是许慎的字，可见其学问博深，超越时人。

那么，许慎的学问是怎么来的呢？

也许，有人会说，许慎曾入小学学习，应该受到过很好的教育。后来，又拜有“洛阳第一才子”之誉的贾逵九世孙贾逵为师，而贾逵的父亲贾徽，曾跟从西汉著名学者刘歆学习过《左氏春秋》，同时也学《国语》《周官》。贾逵子承父业，弱冠之年即能背诵《左氏传》和《五经》本文，一生著有《春秋左氏传解诂》三十篇、《国语解诂》二十一篇、《春秋左氏长传》二十卷、《尚书古文同异》三卷、《毛诗杂义难》十卷、《周官解访》等，乃一代名儒。“名师出高徒”，有如此名师指引，这许慎的学问自然也不在话下。其实，这只看到了问题的一面。

今天的人们能想起许慎主要就在于《说文解字》，许慎流传下来的完整作品也就这一部《说文解字》。可别小看了这部著作，作为我国第一部分析解说汉字形义、辨别声读和考究字源的字典，全书共分540个部首，收字9353个，另有“重文”，也就是异体字1163个，说解共用133441字，被清代学者王鸣盛誉为：“《说文》为天下第一种书。读遍天下书，不读《说文》，犹不读也。但能通《说文》，余书皆未读，不可谓非通儒也。”

现在我们知道，许慎并无特别显耀的门庭，也没有学问广博的祖辈或父辈带他在学问的殿堂里更快找到门径，进而登堂入室，自然就不能像他的老师贾逵那样幼受庭训，子承父业。许慎要想在学问之路上披荆斩棘，取得实绩，恐怕仅凭师傅的帮助和指引还是不够的。《说文解字》第一次阐述了六书的内容，创造性地从汉字系统中归纳出540个部首，用部首分类法来统领每一个汉字，这种编排体例前无古人。“运用之妙，存乎一心。”许慎能取得这些突破，除了恩师的指导，最重要的还是靠勤奋和自学。

其实，不独许慎如此，很多学有所成的学者也是如此。被学者桓谭视为圣人的西汉著名学者扬雄五世单传，其父祖均非学问中人，但并不影响扬雄成为一代大儒。东汉时期出生于“孤门细族”的王充，其祖父王汎任侠斗气，仇人不少，为避仇家，举家一迁再迁，靠经商维持生计。父亲王诵与祖上一样有一股刚强之气，喜欢斗气逞勇，最终得罪当地的丁姓豪强，为避仇，举家又迁到上虞（今属浙江）。父祖二人显然也非学术达人，但王充最终也成为著名学者，留下了《论衡》这一闪耀着无神论思想的不朽著作。

俗话说：“师傅领进门，修行靠个人。”所拜的师傅再厉害学问再博深，最终取得一番成绩的还是靠自己。对于治学之事，如果没有浓烈的兴趣和好奇心，没有坚忍不拔的自学精神，仅指望别人一点拨，便学问精进，学有大成，无异于痴人说梦。

有人总抱怨，自己不在体制中，无法参加一些学术研讨会，也没资源，无法在一些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；还有人抱怨，自己的祖辈或父辈都不是搞学问的，没人指点，先天不足，搞学问恐怕搞不出名堂。其实，这些忧虑都是多余的，真正的学问绝不在于你参加了多少研讨会，也并不非得要在收取版面费的刊物上发表些粗制滥造的论文，才算是会搞学问。这么想，绝对是对学问的一大误解。

在我看来，找到门径，学会自学，对于搞学问至关重要。只是，很多学者即使强调了这一点，也常常被世人所忽略。

钱钟书曾说：“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，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，朝市之显学，必成俗学。”在当今这个浮躁，急于求成的社会氛围里，要想有真学问或者在学问之途成就一番事业，除了要拜名师，多拜名师，“转益多师是吾师”之外，强调静心自学和勤奋，绝非多余，而是更为必要！

